

(韩) 金大中 著

다시, 새로운 시작을 위하여



韩国前总统

金大中 自述

为了民主，我不后悔

韩国前总统

金大中自述

为了民主，我不后悔

〔韩〕金大中 著
다시, 새로운 시작을 위하여
王坤 译 黄有福 审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大中自述:为了民主,我不后悔 / (韩) 金大中著;王坤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117-0540-2

I. ①金… II. ①金… ②王… III. ①金大中(1924~2009)
—自传 IV. ①K833.126.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9021 号

다시, 새로운 시작을 위하여 © 1993, 1998 by Kim Dae-Jung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by Gimm-Young Publishers, Inc
through Shinwon Agency Co., Kore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Beijing Brace Management
Consulting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Gimm-Young Publishers, Inc. 通过 Shinwon Agency Co.,
Korea 授权北京博瑞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版权所
有,侵权必究。

金大中自述:为了民主,我不后悔

[韩]金大中 著

出版人:和 龔

责任编辑:张维军 刘文利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236 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61(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170 千字

印 张:15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9.8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推荐序一

中央编译出版社拟出版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先生的自传性著作《金大中自述：为了民主，我不后悔》，希望我写一个小序。我考虑再三，还是答应了。其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对金大中先生本人有多么深的了解，而是出于对他的敬佩。

金大中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也是一位少有的带有传奇色彩的政治家。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有着从政的大志，为了理想，他历经磨难，多次坐牢，曾被判处死刑，数度死里逃生，长年流亡国外，三次与总统宝座失之交臂，终于在73岁高龄的时候“临危受命”当选总统。他的故事感动着世界，他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他一生获得了许多国际性荣誉。

我很敬佩金大中先生，读过不少关于他的书，包括他本人的书。

我敬佩他的意志。他一生多劫难，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争，尽管经历了暗杀、坐牢、流放，而“痴心不改”。

我敬佩他有理想，并为之竭尽全力。他反对独裁，为实现国家的民主而抗争，为了实现民族统一而积极推行“阳光政策”，为促成南北和解，亲赴平壤。

我敬佩他有理念。他提出区域合作构想，大力推动东亚合作，是他提议成立了由13个东亚国家专家参加的“东亚展望小组”，对东亚合作进行研究，提出远景构想，为此他曾先后几次接见“展望小组”的成员，听取

金大中自述

为了民主，我不后悔

进展报告。

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我曾经见过金大中先生好几次，不仅直接聆听过他关于东亚地区合作、韩中关系、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等问题的高见，而且还与他就一些问题进行过多次深入交谈。他平易近人，对我这样一个普通学者的意见也是静心听取，令我难忘。

金大中先生对中国友好，曾多次访问中国，致力于发展两国合作关系和传统友谊。在1994年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还欣然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教授的称号，就在他去世前不久，还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与学者们进行座谈。

金大中先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的奋斗和奉献精神，他所坚守的理想、信念和价值，都是可以激励后人的。

在我看来，民主理念与和平价值观是他的两个最为宝贵的遗产。民主是他不惜生命追求的目标，在他看来，民主的核心价值是“国民至上”，实现国家的“民主、正义与公平”；和平是他坚守不渝的理念，他坚信，事在人为，经过积极的努力，朝鲜半岛的坚冰可以打破，最终能够实现民族的和平统一。就在他去世前，他还为南北关系出现的逆转而痛心疾首，大力呼吁要改善南北关系。

应该说，金大中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是韩国的，也是世界的。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推荐序二

2009年8月18日，韩国前总统金大中走了，享年85岁。有人说，金大中入主青瓦台，开辟了韩国的民主宪政史，金大中离去又带走一个让人怀念的时代。此时，遥望朝鲜半岛，琢磨着这位并不高大但很伟岸、身有残疾但又坚强如钢的政治家，我由衷地感叹：从政当如金大中。

金大中的一生坎坷、传奇，充满大悲大喜的波折，也建立了令人钦佩的功绩。在我看来，朝鲜半岛如果当代尚有政治家堪称伟人，非金大中莫属。构建伟人光环的不仅仅是治国安邦的外在建树，更在于超越普通政治家的情怀和境界。金大中的情怀与境界其实就是一个词：博爱——爱真理，爱仇敌，爱同胞，爱国家。

金大中是以反独裁、反暴政著称于世的，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就志存高远，致力于结束军人统治和独裁政体，推动民主宪政。在那个铁幕沉沉、刺刀森森的恐怖时代，金大中有如执着的堂吉诃德挺枪而立，与强大无比的集权和专制当局进行着长期而艰苦卓绝的斗争，恐吓、逮捕、车祸、绑架、监禁、死刑判决和被迫流亡，都不能动摇他热爱真理、追求正义与公平的意志，直到梦想最终成为国家与民族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大中改写了韩国现代史，成为独裁统治的掘墓人和宪政体制的奠基人。

金大中最让人钦佩的，是其博大的政治胸怀，是超越个人恩怨所体现

金大中自述

为了民主，我不后悔

的包容与大爱。反攻倒算、冤冤相报是东方政治文化中积淀深厚的糟粕，至今仍在部分国家或当权阶层发酵。金大中上台之日，对已成阶下囚的政敌全斗焕、卢泰愚特赦，对几乎把他整死的朴正熙的经济成就充分肯定，并邀请四位前任出席就职典礼。以德报怨、义释前嫌，金大中真正征服了仇人、敌人，也征服了世界。韩国社会持续流血的伤口也由此逐步弥合，真正走上权力有序、依法和民主方式更迭的坦途。因此，金大中也改写东方政治中的某种基因，这是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巨大贡献。

金大中一生追求、践行民主、自由和人权，但是，从来不以占领制高点的姿态强加于人；他对半岛统一和民族复兴也孜孜以求，但是，从来不以慈善者或暴发户的心态施舍于人。执政期间，金大中以残疾之身主动跨越“三八线”，开启梗阻南北半个世纪的冰河；他真诚拥抱金正日，温暖着全体同胞那隔膜、冰冷的心；他的“阳光政策”一度让三千里江山春意盎然，充满希望。他逝世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专程南下诀别，启动葬礼外交，意味着金大中至死都是半岛和平的守护者。

金大中无疑是个杰出的爱国者，他的爱民主、爱宪政、爱敌人、爱仇人、爱对手、爱同胞，都是政治家体现的大爱。但是，他也绝不是好大喜功、徒有虚名的爱国者，对国家的爱体现在细微之爱和常人之爱。为了率领国民度过亚洲金融危机，他和夫人带头献出珍藏的首饰；为了促进韩国旅游，他屈尊亲自拍摄广告向世界推介他的国家。韩国率先摆脱危机，世人公认这要归功于金大中的卓越领导和身体力行。

从政当如金大中。无论什么国度，如果领导人都能向金大中看齐，国家、社会与世界就会多一份和平与和谐，多一份温暖与希望。

马晓霖

博联社创始人

修订版序言

着手写这本书，是五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刚刚在总统大选中败选。五年后的今天，我提笔为这本书的修订版写下序言。五年间，人事变迁，一度退出政坛的我，而今却被推举为新一任的总统。

经历变迁的，绝非仅我一人。期间，韩国遭遇外汇危机，人民一夜之间全部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从政府、企业到个人，无不面临着这一突如其来的危机和考验。

1992年，我遵从人民的选举结果，退出政坛；而今天，同样是响应时代和国民的召唤，我又回到了这个地方。蓦然回首，我更加确信，这正是上帝的召唤。对我而言，民意比我自己当初的承诺更重要，而人民的投票结果，恰恰对我的这次抉择做出了直截了当的回应。我相信，历史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定，从今而后，我将竭尽全力，踏上上帝交给我的这段新的征程。

自我涉足政坛以来，闯过五次鬼门关，经过四次总统大选，四十年风雨沧桑，才走到今天。我知道，个人的成就并不重要。但是，我希望自己的经历成为一个契机，人们可以藉此有所领悟，那就是——不管是谁，只要不畏挫折，拼尽全力，一往无前，就一定会成功。而且，这也并非结束，而仅仅是另一个新的开始。迎面而来的，又是新的危机和挑战——这是一座山，需要我和诸位国民一起翻越。

现在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为了在同舟

金大中自述

为了民主，我不后悔

共济的旅程中多一份力量，互相鼓舞砥砺，我将自己这些本不值一提的故事重新奉献给大家。

金大中

1998年4月6日

初版序言

去年（1992年），我在总统大选中败选之后，作别政坛。自1993年1月起，我到英国剑桥大学从事了为期6个月的研究工作。期间，金英社^①从国内传达了他们的一个意向——想要出版一本关于我的书，建议我现在作为不必再考虑选民和选票的一个“自由人”^②，将往昔岁月的经历和体验整理成文。

当时我不无犹疑，但鉴于时过境迁，现在确实不必再考虑选票；又转念一想，对于支持、关心我的国民而言，这也未尝不是一种微薄的补偿。因此，就应允了出版社的提议。

于是，日复一日，在读书和研究工作之余，这本书的文稿渐现雏形。在英期间及回国之后，我也一直惦念着这本书。完稿后再一审视，发现竟是我的著作中第一本温和的作品。

而今，重新回味自己笔下的文字，一位德意志皇帝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一战德国战败后，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在流亡地读到《孙子兵法》，叹息道：早读此书，何有今日！

我与威廉有种同样的叹惋：悔当初未写此书，让不少民众失去了通过

① 金英社：该书的出版方，是韩国的知名出版社之一。

② 自由人：指脱离政治身份的平民。

金大中自述

为了民主，我不后悔

阅读了解我本来面貌的机会！

有一点需要在此声明。这本书的写作风格，与以前所发表的论文、演讲集等截然不同。这是应了编辑的要求，好在对于已经离开政界的我来说，这一要求已不算强人所难。在这里，我把过去欲言又止及有意隐晦的某些事实原原本本地一一道出，对于我内心曾经的胆怯和恐惧，也不打算避讳。

其实我是个很有梦想的人。我梦想将韩国建成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使困苦的人们享受到国家的福利；我梦想完成统一大业，让七千万人口的韩民族在亚洲太平洋时代屹立；我梦想使韩国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让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结出累累硕果。

同时，我还梦想着让世界每个角落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活在一个充满正义与自由的环境里，梦想着那些与我们人类共同居住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兄弟姐妹——飞禽、走兽、植物，乃至水、空气、泥土、岩石等，都获得正当的存在权利，各自维系健康的“生活”，实现“整个地球的民主”。

为了这些梦想，四十年来我一直努力着，一步也不敢停，尽管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最后，我甚至连实现这一梦想的位置都没能保住，挥泪告别政界。

而今，我写这本书，是出于三个目的。

首先，是为了我自己人生的新起点——是时候对过去的生命进行总结、画上一个句号了；其次，是本着这样一个初衷，即希望自己一路走过、学来的经验教训，对我深爱着的人民特别是祖国未来的主人翁——青年们的发展进步能提供些许帮助；最后，是想要交给人民和青年们一份嘱托，愿你们能够用智慧应对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剧变，替我完成未竟的梦想。

尽管我退出了政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一切。人的一生，直到死亡的最后一瞬，都是逃不开一个宿命的，那便是——挑战和应战。我认为那些积极应战并坚持到底的人才是人生的成功者。我决定与日后阅读此书的读者们一道，埋头于祖国统一、亚洲民主化及世界和平问题的研究工作上，分秒必争。这是我为自己选择的最后的使命。最后，谨向对此书面世提供巨大帮助的朴银珠社长与金英社诸位同仁致以诚挚的谢意。

金大中

1993年12月3日

从回归政坛到当选总统

1995年7月，我重新回到政坛。我曾经表示不再参与政治，开始安静的平民生活，这时我却“出尔反尔”，重返政坛。

对此，外界众说纷纭，各种议论铺天盖地。执政党那边更是按耐不住，指责尤为激烈：出尔反尔，“欺民”太甚！而对我自己来说，又何尝不想言行合一呢？1992年大选，金泳三先生当选总统。我坦然接受了失败，并真心希望在他的领导下，民主制度可以在韩国扎根生芽，发扬光大。

然而事与愿违，金泳三先生虽恪尽职守，却未能开创一片新的局面：执政党出台政策多有失误，在野党也未能尽好批评监督的本分。不说从政者，即便普通国民，恐怕也对现状失望透顶。而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是必然的结果。当此情势，我哪怕冒天下之大不韪，失信于民，也要全力以赴，哪怕只能起到绵薄支撑之力，也义不容辞——这便是我的苦衷，这便是我为何在离开两年七个月后，又重新回到这个曾经以为不会回来的地方。我相信，韩国的未来会检验我的复出是对是错；我相信，历史和人民会对此做出公正的评判。

结束在英国剑桥的研究工作，我回到韩国，准备全身心投入为自己规

金大中自述

为了民主，我不后悔

划好的新事业——祖国的统一大业。我决心将自己的余生付诸这个我们民族的最大课题。为了便于统一问题研究工作的展开，我倡导设立了“亚洲太平洋和平财团”。有些人提出疑义说，亚太和平财团的运营也属于政治行为！可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做考量的话，经济、社会、文化，哪一个领域又能与政治脱开干系呢？！谁又能完全脱离政治而存在呢？我把自己的家从东桥洞搬到了日山，带着对统一的美好憧憬，准备迎接这一时刻的降临。这一举动成了一个分水岭——一直以来，“东桥洞”都是韩国政治中心的一大象征，承载着我作为政界人物的一生荣辱与波澜起伏，现在，“东桥洞”时代落下了帷幕。

一次次旭日东升，一次次夕阳西下，目不暇接间，送走一个又一个日子，我的忙碌不亚于从政时节。正当朝鲜核问题引起全世界关注之时，美国前总统卡特出访朝鲜，这无疑使朝鲜核问题的解决透出了曙光。韩国政界传扬“卡特访朝，是冲金大中来的”。诚然，卡特总统访朝绝不仅仅是我的功劳，然而我也确实为之做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我曾应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的邀请，赴华盛顿发表演讲。当时曾提及，作为前往朝鲜商讨核问题的美国协商代表，卡特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人选。后来克林顿总统参考了我的这一提议。

当时，一股改革和法治的旋风席卷韩国。但是，来势汹汹的风潮过后，什么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和过去“5·16事件^①”别无二致的高压政治大行其道，大企业中心主义的经济政策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倒闭，社会边缘阶层继续遭受漠视。人们渐渐对政府和执政党失去信心。

^① 1961年，以陆军少将朴正熙为首的部分军部势力于5月16日发动军事政变，宣布戒严令，掌握了韩国政权。

目睹这一切，我的心痛如刀割！我曾殷切希望，希望我们的社会更合理更美好，这样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做一个普通国民，去追寻自己新的梦想。多么期盼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能够焕然一新，我再也不必为之如此忧心。

我从政期间，六年在狱中度过，十多年过着流亡和被监禁的生活。而所有这些我都视为必经的磨难、为争取民主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我深信，追求民主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一如嗷嗷待哺的婴儿渴望母乳。

正如前面我所说的，万马齐喑的沉默是贻害无穷的，自家的房子着了火，我们能够无动于衷，只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吗？在专制与军政烈焰肆虐之时，就算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众矢之的，我们也有义务勇敢地站出来。

“6·27 地方选举”当前，我做了一次演讲，对民主党给予声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是公正的，得民心者胜，失民心者败。地方选举以我方的压倒性胜利告终。

我一发出竞选总统的声明，执政党马上宣称将自行对旧政治进行清算。看看他们的诚意吧！50年来，执政党和在野党地位角色从未见变动，如果真正要对旧政治进行清算的话，就应该从两党政权做起。任何一个党派，集权专政50年，最后终会染上独裁和惰性的习气，这绝不是民主；而制定政策永远仅朝一个方向倾斜，就必然滋生腐败，渐渐走向僵化主义。韩国的现实状况表明这一事实毋庸置疑。

外界对于我的健康，也传出了不少谣言。《华盛顿邮报》载文：“金大中想当选，除非天降奇迹！”但是，我必须竭尽全力，因为无路可退。

这次竞选，电视宣传是争取民意的最大阵地。这对我而言是件幸事，因为这是一个机会，藉此可以将自己原原本本、一五一十地展示给民众。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与公众面对面直接接触的途径几乎完全被切断了。

金大中自述

为了民主，我不后悔

受负面报道和恶意炒作的误导，在许多公民的印象里，我只不过是个倔强的硬汉。

的确，面对（20世纪）80年代新军部势力“不合作就掉脑袋”的威胁，我有着誓死不屈的强硬一面；而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还有着另一面：我喜欢逗弄自家院子里的花草和鸟雀，和小孙子孙女一起吃冰淇淋，见到迈克尔·杰克逊也会兴高采烈，甚至对每天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都心怀感恩。是的，我还是这样一个有着柔软内心的男人。

去年11月，选举接近尾声。正当此时，外汇危机爆发，几乎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陷入绝境。在电视发言中我向民众坦陈心迹：

“我曾三次挑战总统一职，不幸都失败了。然而，今天你们再次把我推到台前——对我而言，这不啻于天赐的荣耀。现在，我们要一起度过这场危机，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座架在汹涌河流上的桥梁，让所有的人踩着我的脊背过河。这是我第四次竞选，也是此生最后一次。请您凭借手中的这张珍贵的选票，给我一次贡献的机会吧。”

决定命运的时刻不紧不慢地到来了。

1997年12月17日，从一大早开始，我便接连在首尔市区十二个地方进行游行演说，最后是在明洞入口处。街头挤满群众，人们都来听我此生的最后一次竞选演说。五十多台照相机将我团团围住，快门不断按下。

“哎，记者们，你们挡住我了，我看不到。”

是一位中年妇女的声音。这时，我听到一位五十岁年纪的大叔应答道：

“记者们拍照报道，是为了支持大中先生竞选。你和我，只听声音就行了。”

大叔的话音一落，人群齐呼：“对，对”。大家的良苦用心，令我感激

无已，不禁暗暗垂泪。

接着，我调节好情绪，做最后的演讲：

“我出生在一个小岛上，叫荷衣岛。长大后来到了首尔，进入政界，四十余年来，未尝有丝毫的懈怠，时刻准备着将这一生献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一决心即便在狱中和流亡美国时也未曾动摇过。放眼世界，我自信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竞选人做的积累和准备比我更多更久。请务必给我一次施展和奉献的机会，我将不会令大家失望。”

做完演讲，我慢慢走下讲台，人们欢呼着涌过来与我握手，主持人金民锡议员嘹亮的声音在大街上响起：

“明天，这个国家的政权将实现交接，大韩民国将诞生一位金大中总统。苦难的日子到头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开始了。”

人们手里的气球一个个飞向天空，明洞大街两旁的林荫树，每一根枝条都亮起了缤纷闪烁的霓虹灯。在火树银花的光景中，我离开明洞大街。现在，人事已尽，只待天命了。

“金大中当选总统”。

“苦难四十年之后……忍冬草终于开花了”。

第二天拂晓，一位大叔手持公布选举结果的报纸，赶来日山找到我家：

“我打电话给电话局问先生的住址，那边说不清楚，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闷头找来，竟然找到了。‘金大中总统’啊，您知道我等这句话等得多么辛苦吗？”

他的嗓子已经嘶哑，我不禁百感交集。门外已经挤满人，甚至还有推着水泥车从工地赶来的工人，说是在上夜班时，听到我当选的消息，就径直推着车一路奔来了。那天早上，我面对整个大韩民国的国民，进行了就